

养根

◎廖天元(四川南充)

手机振动了一下。迷迷糊糊睁开眼,发现太阳已从凤城山溜到窗前。是妻子发来的微信,干净利落只有两个字:上来。这么多年,她给我发信息,心情不错时,抬头一定会加两个字:哥哥。但今天没有,显然她还没有释怀。论起前因后果,似乎我更有理由郁闷。

昨天给儿子报名,想去的班没能如愿。初一新生两千多个,最有名的老师不过二三。为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,我抹下脸给校领导打了不下3次电话。以为一切都会水到渠成,没料想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。瞥见我拿手机,妻在一边

声音不高不低地问我:“想给谁打呢?”顿了顿又说:“何必自取其辱!”一种悲愤的情绪像蚂蚁一般爬上心头,人走茶凉的势利和人微言轻的无奈,让我羞愧难当。

“想当年……”我悻悻然自言自语。妻没好气地打断了我:“好汉不提当年勇。即使当年你能办,也不是因为你本身。”我一时语塞。妻的话真实无比,但真实的东西往往直戳人心。妻见我像斗败的公鸡,轻声地问我:“儿子的未来真取决于上哪个班?”

我把车门“嘭”地拉开,又“咣当”一声关上。对妻子说:“你去办入学吧。”看她掉头就走,头也不回,

我知道她一定在嘲笑我是一个大男人没得点格局。

妻在楼顶。楼顶不大,二三十平方米,被妻子改造出来种花。似乎种得还算有格局——如果格局能指代布局有方、匠心别致。花的种类繁多,高低错落,花期各异,因而一年四季楼顶都花团锦簇,清香四溢。我是花盲,妻不厌其烦,给我介绍说这是绿萝,这是凌霄,这是太阳花……我也渐渐略知一二。

妻正在给太阳花“掐尖”。有两盆太阳花,已经被修剪成圆球状,一根根老根在朝阳中“精神抖擞”。先前觉得太阳花太不可思议,像松尖的叶子上开着牡丹一般鲜艳的花朵,我多次怀疑那些柔弱枝茎承担不起那样的负荷。妻总说万物都有其生存法则,让我别操心。

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一

根根老根,还是有些不解,不懂妻把开得好好的花枝剪了干吗。妻说,这些剪下来的枝条可以移栽。更重要的是,现在是养根。

养根?这个词像一道闪电划过我迷茫的心。根是根本啊,没有根,哪有茎?根不正,苗能红?想起孔子的一句话: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。娃娃的成长,不也需要务其根本吗?那这个根是什么呢?应该有两种,一是父母是根,孩子是父母的复制品,有什么样的根才会结什么样的果。二是需要持续在孩子内心种下阳光、健康、进取的根啊。

妻的脸色好转起来。她轻声细语地说:“哥哥,养花和养娃是一个道理!只要我们涵养好自己的根,何愁枝头的花朵不会绽放!”

我搂着妻的肩膀,站定,脚底似乎生了根,对着朝阳,长长吁出了一口气。



人间乐事是阅读

◎侯国平(河南平顶山)

父亲只上过三年初小,母亲是个文盲,小时候家里没有一本藏书,也从来没见过父母读过书,只见他们为了生计起早贪黑,忙里忙外。父母总是叫我们好好念书,念的当然是书包里的课本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家里突然有了4本书,是父亲单位发的毛选四卷。书随意放在衣箱上,似乎没翻看过,我认真地看了一遍,关注的是文章后边的注释,因为那里有很多细节和故事。

上小学四年级时,班里来了一位新班主任,姓许,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生,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,就分配到偏远小学当了语文老师。许老师是个文艺青年,喜欢写诗,偶尔发表一首,就会在课堂上念给我们听。他见我举手发言,就鼓励我看课外书,把他新买的《春秋故事》《战国故事》《秦汉故事》借给我看,还叫我写读后感,并在班上念给同学们听。就是从那时起,我有了阅读的兴趣,并从中找到了快乐。

可惜后来赶上了文化大革命,全国人民只让看8个样板戏,文学书籍成了大毒草,只有一本书可看,就是《艳阳天》。参加工作后,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本《艳阳天》,50年过去了,书已经泛黄,看到它依然百感交集。

改革开放后,我陆续买了四大名著和《儒林外史》《聊斋志异》,还有外国作品《静静的顿河》《莫泊桑小说集》等,那是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。

工友们见我藏书,纷纷来借。起初我坚决不答应,但

耐不住工友们的缠磨,你不借,就说你是个“老鳖一”,只好借了。我反复叮嘱要爱惜,看完归还,谁知借出的书大多黄鹤一去不复还。所以,我的藏书一直不多,买了不少,借出去不少,手边留得不多。

成家后,逛书店的时间少了,买书的数量也少了,整天忙于柴米油盐,照顾妻儿,但一有空闲,我还是忘不了阅读。四大名著读了不下十几遍,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收获。

不买书,不等于不读书。前几年办了一张借书证,每个月都要往市图书馆跑好几次,借的大多是文史哲方面的书,一年下来读了六七十本。

前几天,去文友老梅家串门,顺便看了一眼他的书房。15平方米的房间,三面都装成了书架,上面摆满了书,大多是崭新的,有的还没撕掉塑料包装。老梅不无骄傲地说,门对千竿竹,家藏万卷书,此乃读书人的一大乐趣也。

我听后亦有同感,穷养猪,富藏书,能拥有万卷书,真是一件乐事。但我和老梅谈起读书的事,却不甚了了。老梅把卢俊义当作三国人物评说一番,把张松说成了《水浒传》中的谋士,这叫人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读书是一件高雅的事,有人藏书万卷,插架盈壁,但只是一种点缀、装潢。穷搜千卷,不如融会一得。读书要有所融会,自生新意,不只是口耳间的誊抄转录。以我为书,才算做了书的主人,才是享有式的读书。

富兰克林说,财富并不属于拥有它的人,只属于享有它的人,读书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
一路风景

◎郭德诚(河南洛阳)

我们小院,五户人家,几间平房,院中一棵老槐树。小院人不少,但同老槐树的叶子一样,大家都大差不差,要说受人尊敬的,当属老冯。

老冯是大货车司机,全国到处跑。那时,鸡蛋、豆腐都要凭票供应,“方向盘”可是让人眼红的职业。老冯每每出车回来,总要在老槐树下给邻居分点肉、蛋、土特产什么的。张大爷捋着胡子说,咱这小院儿,四圈房围着一个木,就是一个“困”字,幸亏有了冯师傅,车进车出,打破了困局。

可老冯最想干的活儿,却是抄抄写写,办个黑板报,写个宣传材料什么的。他说走万里路,早已绰绰有余,读万卷书,写本书,才是他的梦想。那年月,这就是痴人说梦,可他却坚持做梦。谁在报纸上发个“豆腐块儿”,他比人家还兴奋,追着要底稿,问当初是咋想的、改了几遍……那时,报社办通讯员学习班,我领回来的学习材料没了踪影,不用问,准在他的车上。他出车带着笔记本,沿途见闻,民俗风物,或长或短,都记录下来。

老冯开了多年车,从未出过安全事故,一般毛病自己就能修。55岁退休后,不少人请他,可他哪儿也没去,竟然去上了老年大学。这下,老槐树下可热闹了:“这年龄,经验、技术正在火候上,开到60岁,再挣5年钱多好!”“玩了一辈子方向盘,老了老了,去上什么大学,这是魔怔了吧?”“嗨,你要赶时髦,去跳个广场舞,那多省劲。”你一句,我一句,邻居们品着茶,聊着老冯。老冯只是笑笑,

并不解释。

我们这是老城区,很多企业都是以前的街道工厂,退休工人有遛鸟的,有跳舞的,有下棋的,有打拳的,还真没听说谁去上大学的。我问老冯,你是咋想的?老冯说,我一直就想圆一个梦,写一本书。现在,有电脑,有时间,也要不了几个钱,我不想给自己留遗憾。

老冯的书稿我看过,内容大致分三类:沿途见闻,风土人情,这和工作是连在一起的;发表在论坛上的生活杂感,所思所悟;小院岁月的生活回顾。从这本书可以看出老冯对生活的梳理,也能看到他一路走来的脚印,写得很朴实,也很认真。

那天,我们正在老槐树下聊天,老冯带着新书回来了,笑呵呵地每人送了一本。气氛一下就热烈起来:“老冯你真行!”“哎呀,咱这小院儿也出作家了!”“当初张大爷就说,老冯是打破咱小院儿困局的人,现在成了给小院扬名的人。”

我接过书细看,封面儿是一个小院,院中一棵沧桑的老槐,如一把巨伞,树下一群人正围在一起喝茶聊天;远处的天边,有一辆卡车正缓缓驶来。乍一看,像丰子恺笔下的民俗画。这时有人对我说:“看看你,趴到桌子上写了这么多年,还不如人家老冯一个开车的。”

他说的没错。人没有梦想,一颗心总是飘着,凡事总是应付,生活怎么会出彩呢?再看封面上缓缓驶来的卡车,有梦想铺就的道路,就是路途再遥远,也能一路风景,而且走得充实自信。因为那颗心,始终有皈依之处。